

# 一场动人的演出

冯瑜 李凤山

宁陕县城东北方向约三四十公里，有一个古色古香的小镇子，百十来米长的小街石板铺地，两旁的木屋颇有清代特色，在深深的秦岭腹地中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热闹去处。这就是旬阳坝镇，宁东林业局的机关就设在这里。11月中旬那几天，局里局外忙忙碌碌，象在过一件大事，他们是在迎接陕西省歌舞剧院歌剧团来这里为林业工人慰问演出。省一级专业文艺团体来这里演出，在旬阳坝还是第一次。

11月的秦岭山区，已是寒冷如冰了，19日一场大雪，顿时冰封雪裹，冰溜子结得胳膊样粗，尽管如此，四面八方的林业工人们还是风尘仆仆赶到了俱乐部。如今山里电视也普及了，工人们也常从电视上看高质量的演出，但这场晚会还是一定要去看，因为它是专为咱林业工人演的。

7点钟，开演的时候到了，场内1000多名观众望着大幕盼着它拉开，因为演完后他们还赶回各自的林场。这时，林业局的局长找到歌剧团的领导，委婉地说明70公里以外的一个林场有100多名工人乘卡车来看演出，由于冰雪路滑，可能要晚点来，希望能推迟开演。望着局长恳切的眼光，望着台下热情的观众，张玉龙、何新约、方贵生几位团长心里沉甸甸的。冰天雪地，70公里山路，工人们为看他们

一场演出要受这样的折腾，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呢？于是当即表示：工人同志什么时候到，什么时候开演，并用喇叭向场内观众说明，请大家作好12点开演的思想准备。回过头来，再吩咐已整装待演的演员，原地在木炭盆边烤火，随时准备演出。

观众们被感动了，他们没有见过这样的剧团，这些常年在省城大剧场、大宾馆演出的演员们，居然肯为百十名迟到的工人观众而在冰冷的后台一直等下去。这是一流的剧团，把我们工人放在了十八两秤上。

观众们更被感动了，他们没有见过这样的观众，冰天雪地，为看他们一场演出，乘着卡车在布满冰雪的山路上往返140公里。这是一流的观众，把我们演员放在了十八两秤上。

台上台下，情感交融。演员没有叫苦，观众没有埋怨。一直到9点半钟，当在路上颠簸了4个半小时的100多名林区工人裹着寒气、披一身尘土来到剧场时，场内竟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，象欢迎凯旋的将士。演员们士气大振，男高音何新约第一次打破惯例，为满足观众一口气唱了9支歌曲。一直到12点半晚会才结束。歌剧团要走了，旬

阳坝沉浸在依依不舍的气氛中。街道两旁聚满了送行的群众，从上午9点半一直等到11点团里装车完毕。为了尊重旬阳坝人的感情，演员们让车开出镇子，然后从镇中列队走过，两旁群众鼓掌欢送，同志们眼中含着激动的泪水，而团长此时已是泣不成声了。大家坐上了汽车，谁也没有心情说笑，汽车开出一个多小时，整个车内默然无

语，是激动？是思考？此时无声胜有声。

这几年来，文艺的“两为”方向在一些人头脑中淡漠了，文艺的商品化疏远了演员与观众之间的感情。旬阳坝的演出使演员们受到了震动，到群众中去，到这个具有50年革命传统的陕西歌舞剧院的责任，更是一切有良心的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义务。于是，在我们采访结束时，张玉龙团长大声疾呼，此时不去，更待何时！



刊头设计 李忠民 冯瑜

## 我国谜坛之最

最早的谜语形式叫“庚辞”。早的庚辞创作是一首商代民谣《女承筐》，出自《周易》上的《归妹·上六》，年代为公元前17世纪初~约公元前11世纪。

最早的以完整形式出现的字谜出自南北朝·宋《世说新语·捷悟篇》。

最早的灯谜问世于宋代的临安（杭州）。

最早的谜语专集是汉代的《隐书》，该集见《汉书》卷30《艺文志》第10。

最早系统论述谜语的文艺理论著作是刘勰的《文心雕龙·谐隐第十五》。

最早的有关谜格的专著是明末马苍山的《广陵十八格》。

最早的灯谜组织为宋代的南北坵斋和西斋。

在谜语研究上，理论最完备，内容最丰富的著作要数《秦园春灯话》，它的作者是晚清的灯谜大师张起南，他自称“谜癖”，人们称他“谜圣”。

最早登载谜语的报是清末的《消息报》。

撰写谜书最多的是民国初年的韩振轩（字英麟），著作达16种之多。

最早的灯谜专门期刊为1930年创刊的《文虎半月刊》。

最早的灯谜报叫《虎报》（1930年）。

最早的画谜选集为1933年武汉胡啸风编印的《画谜精选》，刊印各地画谜100帧。

最早刊登灯谜的杂志是梁启超主编的《新小说》。

规模最大的灯谜联欢会是1979年10月1日，南京工人文化宫举行的为期4天，共设9个灯谜馆的“全国九城市灯谜会猜”。

## 京剧姓“京”吗？

京剧是我国流行最广、影响最大的剧种。它是由多种地方戏汇聚、融合、发展而成的。从产生到现在约有140年的历史。

清代乾隆以来，原在南方的“三庆班”进入北京，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。以后，又有“四喜”“春台”“和春”三个徽班入京，和“三庆班”合称“四大徽班”，盛极一时。同来的还有湖北的汉调班社，相互影响并吸收了昆腔、秦腔的部分曲调和表演方法之精华，在剧目、音乐、身段、

服装、化妆方面都有改革，再结合北京当地语言和风俗习惯，便逐渐形成了京剧。

一百多年来，京剧著名演员辈出，特别是不断涌现出一些杰出的表演艺术家，形成不同风格的流派，为京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但有趣的是“京”剧名人却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北京人，请看：

- 伶界大王谭鑫培（湖北江夏人）
- 红生泰斗王鸿寿（安徽怀宁人）
- 武生宗师杨小楼（安徽怀宁人）
- 艺术大师梅兰芳（江苏泰州人）
- 艺术大师周信芳（江苏淮阴人）
- 张君秋（江苏丹徒人）
- 黄桂秋（湖北江夏人）
- 俞振飞（上海松江人）
- 童芷苓（江西南昌人）
- 李世济（广东梅县人）
- 叶盛兰（安徽太湖人）
- 王玉蓉（江苏苏州人）

电视连续剧《红楼梦》中塑造的“金陵十二钗”的形象，给人印象最深者莫过于王熙凤了。的确，邓婕的表演内蕴较深，其外形、气质也相当吻合角色，不失为一个活蹦乱跳的“凤辣子”再现在屏幕上。

王熙凤形象的成功塑造，无疑是邓婕在其艺术道路上迈出的重要的一步。然而对于后来者而言，却从客观上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和难度。谁今后再演王熙凤，就不能不正视面前这个“劲敌”。当然，真正的艺术家并不害怕眼前横亘的长城，而是立志要想办法超越它，从而达到一个更新更高的境界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十分欣赏刘晓庆的艺术胆略。她在出演电影《红楼梦》之际，毫不掩饰地声称要“超过邓婕”。这一艺术追求，无论是对她自己还是对观众无疑都是福音。对她本人，塑造出一个更加准确、浑厚、神似的凤姐，无疑是在她的艺术之树上又结下了一颗璀璨耀目的硕果。对观众，则可以大饱眼福，得到一次美的艺术享受。基于这种认识，不少人当初对刘晓庆的豪言壮语是举双手赞成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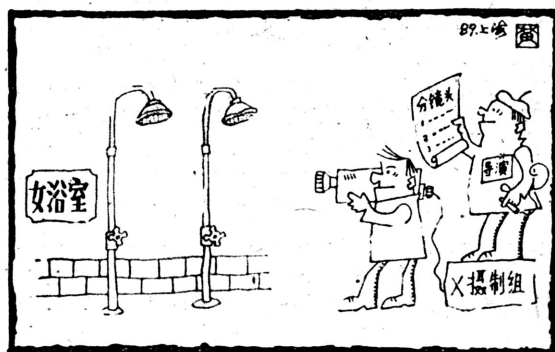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，艺术这东西绝非是每个人主观上想怎么来就怎么来，要达到什么境界就能够达到什么境界的。艺术规律无情地制约着每一个人，一个人要想攀登艺术的高峰，需要许多自身的条件和客观因素。刘晓庆扮演王熙凤，严格地讲，她的自身条件是有缺憾的。王熙凤性格中需要牢牢抓住的几个特点：一是其年轻（约十八九岁），貌美，浑身豁透出大家气质；二是“脸酸心硬”，媚在表面，辣在心底；三是“由说话看出人来”（鲁

迅语），其“明处一盆火，暗里一把刀”的鲜明个性，每每借助语言活脱出来。对照刘晓庆的表演，在上述三个方面恰恰都暴露出她的弱点。尤其是她的台词功夫之差，在主持《世界电影之林》节目时已暴露无遗。这次在电影《红楼梦》中，本来是一个伶牙利齿的凤姐儿，硬是被她那缺乏抑扬顿挫的语言弄得声容并减。至于客观因素，由于邓婕的成功在前，形势对刘晓庆自然也大为不妙了。处于这样一种艺术上的不利状况，如果刘晓庆能够清醒地加以认识，进而注意扬长避短，努力发挥自己经验丰富等优势，在创造角色时切实体会人物的深层次心理活动，那实现艺术的突破，实现“超越”的心愿，还并非是没有可能的。遗憾的是，刘晓庆过于自信了。她不是全力以赴地在艺术王国奋力拼搏，以求一逞，而是仍然沿袭以前惯用的那种表演路子，只是在精神上高踞他人头顶，用“已经超过了”的大话来为自己撑腰壮胆。这样，她就完全丧失了成功的可能。如果说，刘晓庆自身条件的不足，只是为她塑造王熙凤的形象带来一定困难的话，那么，她沾沾自喜讲出“已经超过了”邓婕的这种艺术创造态度，则注定了她必然要陷入创作凹地的命运。须知，艺术上超过与否的评判者不是创造者自己，而是观众。

我们说，一个堪称艺术家的人树立超过他人的信心是必不可缺少的。因为那是促使自己艺术进步的动力。同样道理，“已经超过了”这类词语却是万万不可轻率言之的。因为那是导致自己艺术固步自封乃至失败的陷阱。刘晓庆在《红楼梦》中不尽人意的表演，实在是一面镜子。

## 「超过」和「已经超过」

孙豹隐



重头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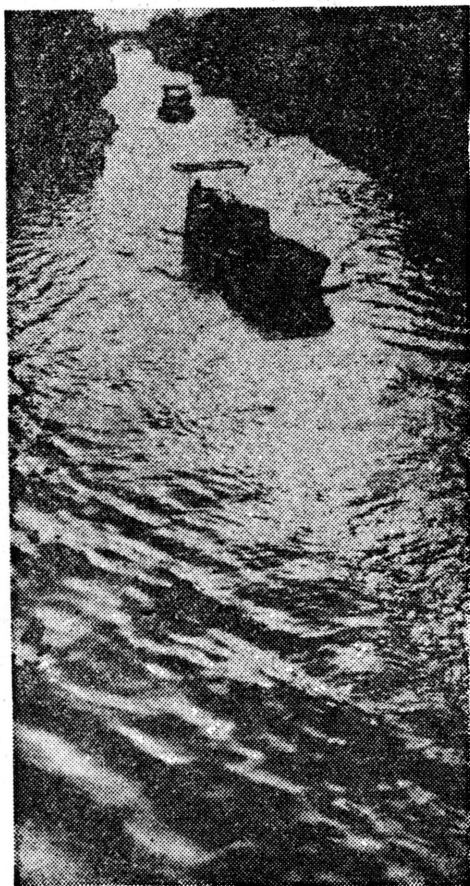
黄国安

## 孙道临与《雷雨》

被某报评为全国十大电影明星之一的孙道临，与《雷雨》有着不解之缘。他一人身兼编、导、演，将这脍炙人口的名著搬上银幕，了却了几十年来的一桩夙愿。

40多年前，孙道临在燕京大学读书，学校燕京剧社的同学邀他演《雷雨》中的周冲。虽说孙道临在上高中时，读了发表在《文学季刊》上的《雷雨》，即被书中那难以名状的神秘的魅力所吸引，周冲关于“海、天、帆、光明、快乐……”的台词，常常绕在他的心头。但是，当时18岁的孙道临，未涉足舞台，对演戏是陌生的。虽周冲的台词早已熟记在心头，但试对台词时，腼腆和羞涩困住了他，没能表现出内心的感受和激情。这位今天名扬中外的表演艺术家，第一次试念台词竟以失败告终。最后不得不由别人取代他扮演周冲，孙道临被邀担任了场记。孙道临虽没能上台演出，但失败却激发了他对戏剧的追求。几十年后，他还深深地感激《雷雨》给他上的第一节戏剧课。

（全坪）



水巷

方东风摄